

书房梦

虞燕

先生给我看电子版房屋装修效果图,特意拎出一张,喏,这是你的书房。点开,放大,我反复看了多遍,以褐色为基调,两个贴墙到顶的气派书柜,厚实的木制大书桌,良好的采光……整体风格简约、大气,没错了,是我梦想中书房的样子。

作为一个从小爱看书,后来又从事写作的人,至今,我还未真正拥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。

家里就一个不大的卧房,我和弟弟年幼时,与父母亲挤一张床。渐渐长大,上了学,父亲以毛竹打好框架,竖立于卧室后半部分,固定住,母亲用渔网线在其上飞梭来回,每个网眼都绷得紧紧的,最后,正反两面糊上报纸,隔断墙即成,侧边留门,姐弟俩算有了自己的“房间”。辟出的房间小,放置两张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后,所剩空间无几,然父亲还是给做了个木头书架,依墙摆放。书架上了漆,新崭崭的,我一眼便喜欢上了。

这个书架,陪着我从刚上学的小女孩成长为二十岁的大姑娘,书架上的书从零零落落到满满当当,从最初的小人书更新成《巴黎圣母院》《雾都孤儿》《红楼梦》等大部头。弟弟上高中后住校,我很享受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光,书架上的各类书籍伴着我,让我进入那么生动、丰富、广阔的天地,我还可以打开折叠小桌,写信,写日记,听广播,做梦,从不感觉孤单。也是在那会,我萌生了想要有个书房的念头,并将此愿写进了日记里。

结婚时的房子属于过渡型,没书房,我天真地以为实现这个愿望应该不远了,岛上的房子不贵,且那几年,好些人向外迁移,房价更有降低的趋势,我和先生攒个两三年,在岛上买套大点的房子完全没问题。那房子必须有一间书房,要明亮,要雅致,我甚至想好了书架和书桌的款式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因各种原因,最终,我和他也离开了小岛,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,颇有一种一切归零,白手起家的悲壮。

刚来,自然不会考虑买房,一是房价比岛上高,二则我们还没法确定会不会定居下来。我们租住于一个城中村,是个两层落地房,房东为了多点收入,把房间隔成鸽子笼,唯一楼左边的房间是整的,我们租了那相通的两间,作为厨房和卧房。不是有

这样一句话么,“房子是租的,日子是自己的”,于是,我买了电脑,摆于卧室的写字台,从二手市场搜来多层置物架,陈放书籍,书有老家带的,书店买的,夜市淘的,还把那个一见钟情的台灯带了回来。原本想

着,虽不比书房,但在异乡有这么个角落,供我上网、看书、发呆,安放我的身心,也算有个安慰了。

过了段时日,方知自己高兴得过早了。我尤其喜静,对声音敏感,其时还未开始写作,光看书我也受不了喧闹嘈杂,最好置身封闭静寂的空间里,像顾炎武那般出远门必“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”,天地作书房的豪放随意不适合我。可偏偏租住在那里的人多而杂,下班上班时间千差万别,从晚上六七点、八九点到半夜三更,乃至凌晨,均有人走动、说话、洗衣、唱歌、吵架、耍酒疯……各种声响不绝,永无消停。我们卧房靠院子,深受其害。当我专注于看书、写笔记时,那毫无规律的突如其来的噪音,不光打断思路,还吓得人心脏哆嗦。我咬咬牙暗自立誓,一定要买房,一定要有一间独立的安静的书房。

勉强捱到租期结束,赶紧搬离。接下来租的房总体环境好了不少,我的书瘾不时发作,一趟一趟地买书回来,先生说,别买太多,到时搬家麻烦。一听此话,不禁悲从中来,我的书如我,流落在外,没有安身之处,我多么想把它们接到一方书房里,我会陪它们一起,会在阳光照进的午后或雨夜的暖灯下,一一翻阅它们,把这世间的烟尘和纷扰通通关在门外。

等我们在这个城市买房,已经有了女儿,父母亲也过来帮忙。三室一厅,书房的面积偏小,但足以让人欢喜,我搬出我的书,一本一本擦拭,一本一本摆放于书架,按书籍大小排列,以体裁分类,这件事如此治愈我,就像守财奴偷偷数着金币。那个时候,我生活的重心是孩子,关于女儿的一切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,待书房的机会极少,然于我而言,每天在门口看上一眼也是满足的。

一眨眼,女儿渐大,为锻炼她独立能力,思量再三,只得忍痛把书房腾出来,作为她的小卧室(另一间父母亲住着),书架则成了她相册、毛绒玩具的容身之所。我的书没过几天好日子又要颠沛流离,我不忍心,索性撤了客厅的沙发,重新买了个大书柜。而我的写作、阅读只能退至卧室,等于兜兜转转,又回到了原点。

卧室摆不下书桌和电脑椅,先生特意换了张床,那种带旋转边柜桌的组合床,拉开小桌,放上手提电脑,我坐床上就可以写作。床紧靠飘窗,平时常看的书就叠放于飘窗,先生说,艰苦了点,委屈你了。这个倒不算啥,最大的问题是,我写作时需要绝对的安静,而这几年,先生辞职创业,他待在家里卧室的时间偏长,要么进进出出,要么手机突然响起,要么咳嗽,要么找我说话,他还有鼻炎,一天到晚哼哼唧唧,这些在我这里都算噪音,严重影响我写作,我忍不住吼了他多次。同时,暂埋心里的书房梦又疯狂跳了出来,召唤我,缠住我,惹我日思夜想,辗转反侧,终于,我和先生下了决心,再买个房。

新房正在装修,我做了多年的坎坷的书房梦也将圆满了。



山、水、人 汪丽娟 摄

木匣里的星子

许海龙

樟木箱底的铜锁“咔嗒”一声弹开时,霉味混着阳光的暖烘烘气儿扑了满脸。母亲正弯腰择菜,竹篮里的豆角在搪瓷盆里晃出细碎水声,我却盯着她鬓角新添的银线,忽然想起这把锁上次被我打开是在三十年前——她总说“小孩子别乱翻大人东西”。

最底层是张皱巴巴的糖纸,橘子味的糖早化在我七岁的夏天,糖纸上的褶皱却被母亲熨得平平展展,边缘用透明胶仔仔细细粘过,像一只敛翅的蝶。那年家里穷,我总盯着小卖铺玻璃罐里的橘子糖咽口水,母亲不知从哪寻来的糖纸,在煤油灯下铺了又铺,说“闻闻就甜”。我把糖纸夹在课本里,却被弟弟当风筝放了,母亲连夜用旧报纸裁了十张“糖纸”,每张都用糗糊粘得周周正正。

叠在糖纸上的是幼儿园的小红花,花瓣边缘发脆,用铅笔写的“第一名”三个字被手汗浸得发灰。母亲总说我从小坐不住,可这花底下压着的,是我为了换她一句夸奖,整整一周没在课堂上扭来扭去的证据。记得领花那天,她把红花别在我衣襟上,逢人就说我家丫头得第一啦,嘴角的笑纹盛着阳光,比小红花还鲜亮。

再上层是个火柴盒,装着我掉的第一颗乳牙。母亲曾笑我豁牙像小老鼠,此刻却见她用红丝线把牙齿系在盒底,线尾打了九个结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老辈人说“上牙扔房檐,下牙埋树根”,她怕我长不出新牙,偷偷把下牙收了三年。摸着那细细的红丝线,忽然想起换牙时疼得直哭,母亲边给我擦眼泪边唱:“掉颗牙,长颗牙,丫头长大抱娃娃。”嗓音哑哑的,像春风吹过晒谷场。

摸过泛黄的作业本,指尖蹭到几星蓝墨水渍。那是小学三年级我哭着写的“妈妈我错了”,因偷撕作业本叠纸船被她骂。此刻对着本子上她用红笔圈出的船字,才看见背面铅笔写的小字:“这孩子手巧,该给她买正经手工纸。”字迹被水晕开

过,像落在宣纸上的淡墨。想起那天她把我拽到书桌前,教我用废报纸折船,船头还粘了朵野菊花,说:“纸船要带花香才漂得远。”

“翻什么呢?”母亲的影子突然覆在木箱上,择菜的手还滴着水,围裙上沾着片豆角叶。我慌忙盖上盒盖,她的手却比我快,抽出张褪色的照片——十六岁的我板着脸站在高中校门口,校服第二颗扣子没系,背景里母亲举着伞,半个身子探在镜头外,被摄影师喊家长别人镜。

“你那时嫌我土。”她指尖摩挲着照片边缘,豆角叶掉在箱沿,“这匣子当初本想等你出嫁时给你,里面该有红盖头、银镯子……”她声音渐轻,像片云飘进樟木的纹路里。我忽然想起高三那年,她冒雨送伞,我却嫌她花衬衫太扎眼,让她在校门口等了半小时。雨幕中她的身影越来越小,手里的伞却始终朝我这边斜着,像株被风雨压弯的玉米。

暮色漫进窗户时,母亲把匣子重新锁好,铜锁的“咔嗒”声里,我突然看见三十年前的她:扎着粗麻花辫,蹲在斑驳的木床前,借着煤油灯的光,把我掉在枕头边的乳牙轻轻放进火柴盒。她那时多年轻啊,眼角还没有皱纹,却在每个我熟睡的夜晚,把我的“微不足道”郑重地叠进岁月里。

如今我总在深夜想起那只木匣,想起母亲收藏的不是乳牙、糖纸、照片,而是被我踩在时光里的星子。她用一生把我的碎屑拼成银河,而我曾以为,那些亮晶晶的东西,不过是随手摘下的晨露。

今早给母亲打电话,她又说别买啥母亲节礼物。挂了电话,我翻出抽屉里的手工纸,裁成小船模样。摆弄着手里的小船,忽然想,母亲的木匣里,会不会又多了颗漂洋过海的星子?

风穿过窗棂,掀起桌上的旧书,一片枯黄的野菊花从书页间滑落——或许是当年那纸船上的花,被母亲夹在了书里。原来有些星星,从来都没坠落过。

